

新式標點

莊子集

梁啟超



行發房山葉柳

莊子集解卷一

長沙 王先謙 益 吾

內篇 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釋文本一作溟，北海也。其名為鯢，釋魚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南冥

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

名，簡文云：書名。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踴躍。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指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鷲，郭注，暴風從下上。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引齊

諧一證。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叢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生物之

以息相吹也，

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著，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出。

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其謂鵬，是謂人視

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送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擲上之高。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支遁云：謂堂有坳，埳形也。

則芥爲之舟，

李頤云：芥，小草。

置杯焉則膠，

崔

地。著

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勃傳繆封闕城侯頤注，呂忱繆音陪，

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證。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

而後乃今將

圖南。

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遊也。

蜩與學鳩笑之曰：

釋文學本又作鷦或作鷽，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無慙云：文選江

淹時鷽斯高下飛，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鷽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鷽，不作鷽。

「我決起而飛，

李云：決，疾貌。

槍榆枋，

支云：槍，突也，李云：猶集也，榆

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

奚以之九萬里

而

借蜩鷽之笑，爲燕鷽寫照。

適莽蒼者三泚而反，

釋文蒼，七瀉反，或如字，崔云：草野之色，三泚，猶言竟日。

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擄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鵲。又何知。人

爲二蟲，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同。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戲列以掩其迹。奚以知其然

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朔，旦也。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釋文惠，本作蠅，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蜉蝣，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十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湯問篇楚彼作制。而彭

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魏臣，封彭城歷處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彭祖爲比。不亦悲乎

，此段從小年句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鯨；有鳥焉，

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

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鯨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洗淨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搏扶搖羊角

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引湯問再證。

斥鷃笑之曰：

司馬云：斥，小澤，鷃，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更侯湛抵疑尺鷃不能陸桑榆，文選七啓注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按）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文明言數仞矣。

「彼且奚適也，」

彼鷃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

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又借斥鷃之笑，為惠施寫照。

此小大之辨也。

點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

李云：比，合也。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

，官鄉君國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司馬云：徵信也。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謂斥鷃，方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崔云：賢者謂猶以爲笑。

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郭象云：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郭云：內我而外物。

辨乎榮辱之境，

郭云：榮已而辱人。

斯已矣，

成云：榮子智德，止盡於斯。

彼其

於世未數數然也，

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

夫列

子御風而行，

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泠然

善也，

郭云：泠然，輕妙之貌。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

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雖免步行，猶必待風，列子亦不足慕。

若夫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辯，

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

待哉？

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釋文已，音紀

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己與，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

司馬云：顯川陽城人。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字林燭，炬火也。

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

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成云：尸，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李云：鷦鷯，小鳥，郭璞云：鷦鷯。

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

李頤云：偃鼠，鼯鼠也，李積云：偃或作鼯，俗作鼯，本草陶注，一名鼯鼠，常穿地中行，掘即得，說文鼯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

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釋文

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己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

成云：並古之國道者。

曰：『吾聞言於接輿。』

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大

而無當，

釋文丁滄反，（案）當，底也。

往而不返。一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成云：猶上天

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

大有逕庭，

宣穎云：逕門外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違之甚。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釋文藐，音邈，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

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

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

其神凝，

三字喫緊，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司馬云：疵，毀也，癘音癘，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

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

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狂李又九況反，案音讀

如誑言以爲誑。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司馬云：猶處女也，（

案）時，是也，云是其盲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

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蕪

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

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案）霸同期。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司馬云：稽，至也。

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

說文粃，作𦵏，釋文粃糠，猶繁碎，（案）言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

將猶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

宋人資章甫適諸越。

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司馬云：諸，於也。

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

爲無所用天下設喻。

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楨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

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汾水之陽，堯都，宣云：皆然深遠貌，（案）言堯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

司馬云：姓惠，名施，爲梁相。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瓠，瓜也，卽今葫蘆瓜。

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

剖之以爲瓢，

則瓠落無所容，

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

非不鳴然大也，

釋文鳴本亦作号，李云：虛大貌，齧樾云：鳴俗字當作楊。虛也。

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莊子集解 卷一

龜手之藥者，

向秀云：龜，拘拏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頤云：此以龜爲戰之段借，元應音義載下引通俗文手足拏裂曰戰，經文或作龜拏下，引此文爲證。

世世以泝澹

統爲事。

成云：泝，淨，澹，統，澹也，李云，漂絮水上，盧文弨云：泝，澹，繫絮之聲。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

金，百金，百斤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澹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

泝澹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

湖，

司馬云：盧，猶結縵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

心也夫。」

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也。」

獨言棄而不取。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成云：狌，野貓。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司馬云：遊翔之物，雖風之屬。

東西跳梁，

成云：跳梁，猶走擲。

不辟高下，

辟，音避。

中於機辟，

辟，所以陷物，鹽鐵論刑注篇辟陷設

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辟也，玉篇王注以爲弩身。

死於網罟。今夫斄牛：

司馬云：斄牛，施牛。

其大若垂

天之雲，

成云：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

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簡文云：莫，大也。

彷徨乎無爲其側，

釋文俗得，猶

翱翔

逍遙乎寢臥其下，

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

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

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手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

安所困苦哉。」

又言狸狌之不得其

死，斄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樛樹之善全，以曉惠施，蓋惠施用世，莊子逃世，惠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篇

齊物論第二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太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如鼓音之自然而一無興於我；

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謙，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

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案事又見徐元鬼篇郭作伯，机作几。

仰天而噓，荅焉似

喪其耦，

向云：噓，息也，釋文荅，解體貌，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爲寓，寄也，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元鬼篇噓下無此句。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證成字游案徐元鬼篇作顏成子入見。

曰：『何居乎？

徐元鬼篇作夫，子物之尤也。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

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元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骸，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

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

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而，同。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郭云：籟，籟也。

子游曰：『敢問其方？』

成云：方，術也。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俞云：塊由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

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

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之猶其，下同，釋文寥寥，長風聲，李本作颺。

山林之畏佳，

即峴嶺，猶崔嵬。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

似汚者，

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圍圈，宣云：洼，深池，汚，窞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

激者，謫者，叱者，吸

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

宣云：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謔，下而聲濁，突，深而聲留，咬，

鳴而聲清，皆狀竅聲。釋文謔，音孝，司馬云：蹶，哭聲，案交交黃鳥，三家詩作咬咬。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李云：于喁聲之相和。成云：皆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李云：冷，小風也，爾雅同風爲飄。和，明臥反。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向云：厲，烈也，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郭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

子游曰：

『地籟則

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以竹相比而吹之。

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

蕭言畢。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鳴，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

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問，覲也，閒閒，謂好觀察人，此智識之異。

大言炎炎，小

言詹詹。

炎炎，有氣貌，成云：詹詹，詞費也，此議論之異。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此寐覺之異。

與接爲搆，

成云：搆，合也。

日以心鬪，

宣云：心計相角。

縵者，罅者，密者。

簡文云：縵，寬，司馬云：罅，深也，宣云：密，謹也，成云：略而言之，有此三別，

此交接之異。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迷漫失精，此恐懼之異。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之謂也；

釋文機，弩身，括，箭括，成云：司，主也，（案）發言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留不發若詛盟然，

守己以勝人，此語默之異。

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宣云：系削使天真日喪。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

復之也；溺，沈溺，宣云：爲之之之，猶往，言一往不可復返。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宣云：厭然閉藏緘秘固，洩，深也，老而愈深。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宣云：陰鷙無復生意。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

宣云：慮多思，歎多悲，變

多反覆，戀多

姚佚，啓態，

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淫，汰治，案姚同佚，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上言人。

樂出虛，

無聲而有聲。宣云：本虛器，樂由此作。

蒸成菌，

無形而有形，皆氣所使，以上言物。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日與夜代，於

何萌生，上句又見德充符篇。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且暮間，自悟真理，此者生之根也。

非彼無我，

宣云：彼即上之此也。

非我无所取，

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真自然乎。

是亦近矣，

成云：我即自然，自然

即我，其理非違。

而不知其所爲使，

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興上慈者其誰邪相應。

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崔云：特辭也。季云：朕，兆也。（案）云若有真爲主宰者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

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

可運動者，已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

有

情而無形，

與我有相維繫之情，而形不可見。

百骸，

成云：百骨節。

九竅，

眼耳鼻口七竅，與下二濁而九。

六藏，

李樹云：離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

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

骸而存焉，

成云：骸備。

吾誰與爲親，

成云：豈有親疎。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
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成云：臣妾士女之賤職，（案）謂
役使之也，言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

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爲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卽上真宰也。此語點醒。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不亦悲乎？

成云：刃，逆，隨，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
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擗，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可悲乎，（

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邪？

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
盧文弨云：恭，當作恭，司馬作衛，簡文云：疲困貌。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

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
心亦與之化，靈氣蕩然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成云：芒，
闇昧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

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之所志，隨而成之，
以心爲師，人人皆有，

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
師者有之，卽愚者莫不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成凝一之
心，妄起意

見，以爲者是道，若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今日適越而背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喻。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

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無而爲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

應上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

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爲言邪，抑

以爲無此言邪，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隱，蔽也，道

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宣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言，一言一道，亦不

須辯

道隱於小成，

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爲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見之人，乃致通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成云：榮華，浮辭之詞

，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辭，所以蔽隱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尙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應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

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

即以本然之明照之。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有對立，皆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觀人則明。

昧，返

觀即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有此，乃彼此初生之

說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然其說雖生隨滅，隨滅隨生，淫游無定，郭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

方可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

言可即有以爲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爲可者，不可即是非也。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有因而是者，即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即有因

而是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

是以聖人不由，

實云：不由是非之途。

而照之於天，

成云：天，自餘也，（案）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

是非

亦因是也，

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由之，蘇與云：猶言職是故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是，此也，郭云：此亦爲彼所彼，彼亦自

以爲

此。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

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成云：偶對樞要也

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得會其玄極得道樞要。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

郭濬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

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爲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故曰「莫若以明」！

「樞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旨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

則馬是，今日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馬者喻之，則指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悟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

可乎可，不可乎

不可，

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

道行之而成，

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之而成路也，爲下句取譬，與理道無涉，

物

謂之而然，

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

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即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馬爲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

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

故爲是舉莖與楹，厲與

西施，恢恢橘怪，道通爲一，

釋文爲，于僞反，成云：爲是故略舉數事，俞云：說文莖，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莖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癰，莖楹

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橘，奇變之稱，橘，嬌辭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

其分也，成也，

分一物以成數物。其